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福島：犧牲的體系

Fukushima: The System of Sacrifice

doi:10.6752/JCS.201503_(20).0008

文化研究, (20),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 2015

作者/Author：高橋哲哉(Takahashi Tetsuya);李依真

頁數/Page：192-19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0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福島：犧牲的體系

Fukushima: The System of Sacrifice

高橋哲哉¹著

Takahashi Tetsuya

李依真²譯

自從2011年的3月11日以來，已經過了三年又八個月。現在在福島仍有13萬人無法回到故鄉，在福島縣內外持續著避難生活。有調查指出，避難者中約有六成的民衆可能罹患PTSD（創傷後心理壓力症候群），加上在物質層面、經濟層面上所受到的種種傷害，這種因失去故鄉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只會越來越深刻。核災發生前，原本100萬人之中僅有約一人會罹患的兒童甲狀腺癌，在目前經過30萬人健康檢查過後的現在，被懷疑可能罹患的兒童達到104人，而其中已確定罹患的兒童就有57人——環境省或福島縣政府雖然否定這件事與核災的因果關係，但孩子與家長都抱著極度的不安在過生活。

福島縣的產業，特別是農業、漁業、觀光業備受衝擊，在各個層面也都遭到重創，到現在也未見有任何復甦的趨勢。真正的現況是，第一核電廠內毀壞的四個爐心到現在還不斷大量排出輻射物質與污水，而這件事根本沒辦法停止。即使從四號機的燃料棒儲存槽中取出燃料的作業已經結束，但其實他們根本無從得知在熔毀的爐心中燃料究竟在哪裡，因此整體情況離可以收尾的程度還差得很遠。

儘管福島核災後產生了那麼多嚴重的問題，但是安倍晉三（也就是日本的自民黨）政權還是打算要恢復到311以前的推行核能政策路線

1 高橋哲哉，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教授

2 李依真，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博士生、《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譯者

去。彷彿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假裝在福島沒有發生任何事。311之後，日本領土上的50座原子爐暫時全部停止運作，但2012年7月福井縣的大飯核電廠三號機與四號機又再度開始運作，11月7號鹿兒島縣內的川內核電廠也開始運轉，目前日本政府打算在獲得核能規制委員會的同意之後，陸續開始運轉其他核電廠。今年的5月24日，大飯核電廠附近居民要求大飯核電廠停止運轉，在法庭中法院判決原告居民勝訴，這是非常有跨期性意義的判決，但政府卻打算完全忽視這個判決。

其實，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在2011年3月下旬早就已經偷偷編纂了「再生核能」、「再確立核能輸出」等機密文件，在福島核災後整個局勢的大混亂中，他們稱說是檢討「這次的悲劇」，然後毫不遲疑地決定要繼續維持本來的核能推行政策。這實在太令人驚訝了！從那個時候再過三年，今年的4月11日，這個偷偷在祕密裏被決定的「機密」計畫，在安倍晉三政權下作為「能源基本計畫」公然在日本閣議中通過。日本這個國家，竟然決定今後也要將核電當作國家最重要的(base load)電源來源，跟「核燃料回收計畫」一起積極進行。

現在在福島災民之間，都有一種「自己是被國家拋棄」了的感受。也有很多人覺得「國家政策根本是蓄意要使人成為棄民」。在這樣的狀態下，顯現出在日本的中樞東京與福島之間存在著各種差距（不平等關係）的好例子，是去年9月7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的國際奧運委員會(IOC)中，安倍首相為了爭取主辦奧運所實行的演講。安倍首相竟然在那裡當著全世界的面，宣稱說福島的「狀況已經完全在控制之下(under control)」、「輻射汙染水已經完全被封鎖在半徑0.3平方公里的港灣內」、「完全不會對東京有任何影響」、「健康問題不管是在過去、在現在、在未來都不會構成問題」等等，這樣大放厥詞。這根本是對著國際社會所發出的公然的謊言，但是在日本國內，因為媒體大肆報導東京爭取到2020年奧運的主辦權，因此對安倍演講內容的批判聲就被壓抑下來了。用東京奧運這種對日本國民來說的大活動的成功來壓制核能政策的負面性，用日本經濟的「成長戰略」來把一切都正當化，安倍政權隱蔽了「福島」的傷痛，就好像他們深信這樣就能使大家都忘記福島的悲劇。

假裝在福島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實上，儘管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犧牲，而且今後這些犧牲還會持續不斷增加，但是這些犧牲卻像早就已經被預設好了一樣，根本沒有辦法成為停止核能政策的理由。我因此，非常確信核能發電就是一種「犧牲的體系」。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別人來產生和維持的，這種體系難道不正是「犧牲的體系」嗎？在這個體系之中，被犧牲的是什麼呢？生活、財產、健康、最糟糕的情況甚至是生命、或者人權、身為人的尊嚴、活著的希望，等等。核能發電就是在這些意義下的犧牲的體系。這是我在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發生事故後的這些日子裡，一邊抱持著我竟然容許這種事故發生的愧疚感，而深刻認識到的事情。然後，發生事故後的這三年八個月的歲月，非常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時間只是讓我更加確信這個想法的時間而已。

至今我至少指出了四點來說明核電是一個犧牲的體系。第一點，不只是運轉核電，核災（嚴重事故）隨時都可能會發生，而且要去控制嚴重事故所引發的犧牲的大小是非常有限的。我認為核電的安全神話已經完全崩潰了。車諾比核電事故發生時，我們雖然非常震驚，但是因為被說服說日本的核電是多重防護系統所以不可能會發生那種事故，因此就在搞不清楚的狀況之下就接受了這種說詞。2012年2月，韓國南部古里核電一號機發生突然斷電事故，所幸只有12分鐘，所以還不到爐心熔融就救回來。但是這件事是在跟地震與海嘯毫無關係的定期檢測中所發生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核電公設在福島事故後，也稱說韓國的核電是多重防護系統因此不會發生像福島一樣的事故。結果竟然在福島發生事故後不到一年，韓國就差一點發生爐心熔毀的事件，而且再說，韓國的電力公社竟然在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間都沒有向核能規制當局報告，企圖組織性地隱藏這個事件。嚴重事故隨時都可能會發生，我認為如果沒有這種認識就運轉核電的話，就算被說是無責任也是當然的。

剛剛說過，一旦發生嚴重事故，我們就很難去控制這個嚴重事故所造成的犧牲，福島核災事故（的記憶），就是敗在我們根本忘記了這種無法控制性，而還幻想著我們可以控制情勢。我希望各位想起，福島核災事故發生後的那幾天，首相和原子力委員會委員長在總理大

airiti

臣官邸，認真地討論在最壞的情況下，包含東京半徑250公里的5000萬人都必須要避難的事實。當時菅直人首相，曾好幾度說日本面臨了整個國家陷入麻痺狀態的危險，「我真的寒毛直豎」。事故發生時擔任福島第一核電廠廠長的故·吉田昌郎也說「我以為東日本整個都會毀滅」。情勢沒有整個往最壞的方向前進，不過是因為一些僥倖，例如第四號機燃料棒儲存槽的水位還維持在正常等等的這些偶然。也就是說，在福島核災中最壞的情況都「可能會真實發生」。日本要是再運轉核電，就總是會伴隨著風險，但是在現實上大家卻抱持著「反正也沒有比車諾比事件還嚴重」的這種心態，就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似的，重新返回核能推行政策的方針。

核電是犧牲體系的第二點，是因為在核電內部的勞工的輻射曝曬是不能避免的。勞工不只是在發生事故或問題時才會受到輻射曝曬，在平常的時候就會遭受到輻射曝曬。在日本，從1970年代開始，就已經有人揭發（罹患癌症等等的）「核電作業員被埋沒在黑暗之中」不為人知，不斷重複受到輻射曝曬而失去健康甚至死亡的案例，結果卻因為「無法證明因果關係」而只能忍氣吞聲將所有的委屈全部往自己的肚子裡吞（而沒辦法伸張社會正義）。在這次的事務中，那些進入核電廠收拾善後而被稱英雄的「福島五十」作業員，到今年三月他們的總人數已經達到三萬兩千人，他們都在平常輻射曝曬標準值以上的好幾倍中工作，而且他們之中很多人還是被當成只要輻射曝曬超過一定程度一以上就被「用完就丟」的非正式勞工。

第三點，輻射曝曬勞動的這種犧牲，不只是在核電內部裡才有，在採掘鈾礦時就已經會發生輻射曝曬的問題。在日本，核燃料的原料鈾礦是以輸入的方式進口，但是，日本進口鈾礦的那些國家，例如澳洲、加拿大、非洲等，在這些國家的鈾礦挖掘山區幾乎沒有例外，都發生著挖礦勞工的輻射曝曬、周邊環境的輻射汙染等嚴重的問題。在美國也是一樣的，鈾礦採掘地大多都是原住民所居住的地區，無論是核武或核能用地，核能開發都在剝奪原住民的故鄉，破壞原住民的生活，我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第四點，高輻射廢棄物的危險將持續殘存。就像大家所知，芬

蘭的核廢料地下儲藏設施「安克羅」是爲了將核廢料儲藏十萬年所建設的設施。但是它並不能排除輻射物質流入、污染地下水的可能性。日本政府除了這種地下深層處分的方法之外也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日本核電廠50座原子爐的核廢料如果要埋在土壤中，到底需要幾座「安克羅」才夠用呢？在人口稠密的日本列島上，真的會有地方鄉鎮能夠接受「安克羅」的建設嗎？如果有，他們又要怎樣來保證在地震大國日本的領土上，「安克羅」可以持續10萬年（在美國與法國是100萬年）的安全呢？我們的世代，打算將如此危險的犧牲的種子硬塞給未來好幾世代的人類，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以上，這四點分別說明了核電爲何是一個「犧牲的體系」。在這裡順帶一提，在美國，自從曼哈頓計畫以來，所有關於鈾礦採掘、煉製工廠、核能源相關的設施在現役退役之後都被美國能源局稱爲 *national sacrifice area* 或 *national sacrifice zone*。如果連石炭、石油等其他地下資源也算進來，那麼成爲國家能源政策的「犧牲」地帶的面積，就要比全美所有國立公園加起來的面積都還要大，特別是原住民的土地與生活被剝奪，他們住的地區變成了不能恢復的污染地區。而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周邊，成爲了日本第一個 *national sacrifice zone*。往後，就算日本境內超過50座的核電與相關設施一發生事故就馬上停機廢爐，在狹窄的日本國土上，仍然會造成非常多的 *national sacrifice zone*。這些全都是我們這個世代一味追求經濟、軍事利益所造成的結果，也是我們強塞給未來世代的負面遺產。

爲什麼沒有辦法停止核電這種犧牲體系呢？在「福島」核災之後，爲什麼日本政府還要推行這種體系呢？首先，第一點，是因爲「核能黑手黨」無法放棄他們從中所得到的利益。在日本「核能黑手黨」用了一個與現實差異相當大且好聽的名稱「核能村」，但事實上他們是由財政界、官方和學術界所構成的結構。他們認爲，如果像德國一樣，政府若決定要走廢核路線，對電力公司來說核電相關產業就會變成巨大的「不良債權」（就是成本無法回收而被倒帳），公司就會面臨倒閉，而日本經濟也會因此大受打擊。通常如果東京電力公司面臨倒閉危機，政府就會投入公共資金來死守東京電力，因此只要經

airiti

營核電的電力公司可免於倒閉，政府反而能夠從核電中確保大量的利益，然後將這些利益分送給政客與官僚，因此讓這個體系持續運作對他們來說就會是至高無上的命題。

第二點，為什麼日本這個國家在國家的政治行政權力上會如此固執於核能政策呢？這個目的最終是爲了要保證日本國家的核武裝的能力。我想各位都知道，在日本戰後所制定的「和平憲法」中明文規定日本要「放棄戰爭」、「不保有戰力」。而且日本以前在二戰的後期是被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是實際體驗過核武器慘劇的國家。但是儘管如此，在過去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實際承認在現在的憲法之下是不得保有核武器的，反而有好幾個政權解釋憲法說憲法並沒有禁止保有核武器。當然，在目前的世界核武裝情勢中，日本實際上要實行核武裝還是困難的。但是日本政府在1960年代即已經檢討核武裝的可能性，在當時知道直接是不可能之後，就以平時維持「保有核子的經濟、技術潛力」爲方針，直到今日。福島核災後，政府看到廢核輿論高漲，安倍首相及日本保守派勢力的政治家，以「如果廢核就是失去核潛在的相互抑制力（就是不能跟其他核武列強相抗衡），你們難道是要這樣嗎？」來威嚇大眾的事件是相當具有象徵性的。也就是說，對政府來說，爲了要跟中國、北韓、韓國對抗，運轉核電，然後從使用完了的核燃料之中抽取出鈾，儲存累積來確保隨時可以製作核武器，這種技術與物質條件的整備是必要的。

因此，日本政府固執於核電這一犧牲的體系的理由，可以說是爲了追求經濟力及軍事力。但是這些力量的追求，卻反過來破壞我們賴以維生的根源環境，這是通過「福島」核災我們學到的教訓。

人類爲了生存，是絕對需要大地與水源及空氣的。在地球的大地、海洋、空氣所提供的環境下，人類被賦予其生命並得以生存。人類若要繼續維持生存，這些條件缺一不可。人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勞動，以人爲的方式整頓自然。但是，人類的這些行爲應以不傷害大地、水源、空氣等環境爲前提。因爲對最本源自然環境的破壞，將使我們爲了生存的任何營爲都不再可能。

在這次事故中，我們見證了核電這種科技一旦引發了大事故，將致使土地不再適於人居。不僅是土地，不再能喝的水，不再能吃的食物，不再能吸入的空氣…我們了解到核能汙染傷害了所有本源的環境。

在地球上滿佈的核電廠與核能相關設施。製造出這些核電廠的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們。我們在追求更強更有效的經濟力與軍事力的慾望中，親手製造出了對這個世界環境、對自己的生存來說是如此危險的事物。我們一味追求慾望的後果是大量製造出了讓自己無法生存的事物。這正是我們深刻的自我矛盾。我認為將此稱為「罪」也絕不誇張。

在第一次核爆實驗成功之後，物理學家羅伯特·歐本海默說：「物理學家們知道了什麼是罪，而這是他們不能失去的知識」。人類的知識，或者說人類這個存在本身，即是帶有光明與黑暗兩面的。在這個黑暗中，我們必須力求光明。這是我們對現在以及未來世代所應負的責任。